



## “飞猫” 传奇 (上)

### 夜救领角鸮

近几年喜欢夜拍两栖爬行动物,因此经常在夏夜进山。某个晚上,独自行走在四明山的溪流畔,忽闻远处传来时断时续、类似“嗡嗡”的轻柔叫声,这是领角鸮的叫声。此时月光如水,洒向暗黑森林,分外清冷。风声、水声、猫头鹰的歌声,忽然让我觉得自己瞬间远离了喧嚣的社会,“穿越”到远古洪荒时代……

领角鸮是典型夜间活动的猫头鹰,白天通常在枝繁叶茂的树冠中睡觉,因而难以一睹其真容。迄今我唯一一次在野外见到领角鸮的成鸟,它竟然是挂在捕鸟网上。那是2014年5月中旬,我和老熊到奉化西坞的横坑水库夜拍中国雨蛙,经过果园的时候偶抬头,发现捕鸟网上挂着一个黑乎乎的大东西。拿手电一照,只见一堆灰褐色的乱七八糟的羽毛,看不清是什么鸟,也不知它是死是活。

“老熊! 这里有捕鸟网,好像有只夜鹭在上面!”我大声喊道。

“啊,不对,我的天,不是夜鹭,是猫头鹰! 领角鸮!”我换个角度一看,顿时大吃一惊。

在雪亮的手电光下,粘在网上无法动弹的领角鸮圆睁深褐色的大眼睛,惊恐地看着我。我翻过果园的篱笆,在老熊帮助下,用小刀割破鸟网,两人合力将鸟救了下来。

这家伙拼命挣扎,而我怕伤了它,因此不敢抓紧。一不留神,它就掉地上了。我想重新把它抓住,检查一下是否还有割断的网丝缠绕在其身上。它像是一个吓坏了的孩子,戒备地盯着我,同时步步后退。当我俯身抓它的时候,这家伙竟突然发出了“呸! 呸!”的声音,好像是在怒骂我。

老熊递给我一副手套,可惜比较薄。好不容易将其重新抓住,这厮不懂好人心,对我又抓又咬。尽管戴了手套,我的手上还是马上出现了好几条血痕。趁我检查时不备,它一用力,挣脱了我的手心,飞向了茫茫夜空。还好,我已经确认,它身上没有网丝缠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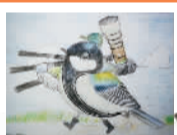
鸟儿重获自由,没有后顾之忧。接下来轮到我对峙了:被猫头鹰抓伤咬伤,要不要打狂犬疫苗呢? 次日,我在微博上问了好多熟悉鸟类救助的专业人士,大家都说被猫头鹰伤伤不需要去打疫苗。我犹豫了半天,最终还是去了医院。因为我想,万一这只领角鸮在被我们解救之前刚刚吃过一只老鼠可咋办? 它的爪子及嘴里岂不留着老鼠的体液?!

初夏时节,相对比较容易见到领角鸮的幼鸟。所谓角鸮,自然是说其头上长了“角”,即耳羽簇。成年的领角鸮头顶有明显的“角”,而幼鸟没有。这些羽翼未丰的幼年猫头鹰非常呆萌,常被发现者捡回家。有一年6月,宁波雅戈尔动物园接到北仑梅山岛村民的求助电话,对方说捡到4只小猫头鹰。我跟着动物园的人过去一看,都是领角鸮,显然是同一窝的。4只小鸟,有两只愿意接受人们给的鲜肉等食物,另两只闭着眼睛不吃东西,看上去状态不太好。后来它们被带到动物园喂养。

顺便提醒大家,野外见到雏鸟,千万不要自作多情将其带回来,如有必要,可将其放在原地阴凉的高处,避免猫猫狗伤害即可。一般说,亲鸟就在附近。



受困的领角鸮



### 大山雀 的博物旅行

如果你认识一位酷爱拍鸟、观鸟的鸟人朋友,那么当你听到他兴高采烈、手舞足蹈谈论什么“大猫小猫”的时候,千万不要以为他是在说家猫,“鸟人”最关心的只有一种会飞的“猫”——猫头鹰。

民间俗称的猫头鹰,实际上指的是鸱(音同“消”)形目草鸱科、鸱(音同“痴”)鸱科的夜行性猛禽。鸱,是一个古老的鸟名,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就已经多次提到。猫头鹰在古代显然是一种比较容易见到的鸟儿。无论在中国古典诗歌、民间传说还是童话故事里,猫头鹰的形象都经常出现。

但现在,哪怕是富有经验的“鸟人”,要在野外找到它们,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查《中国鸟类野外手册》,理论上来说,在宁波分布的猫头鹰至少有12种(这个数字大得令我吃惊),它们分别是:草鸱、领鸱鸮(音同“休留”)、斑头鸱鸮、鹰鸱、东方角鸮、领角鸮、雕鸮、黄脚渔鸮、褐林鸮、灰林鸮、长耳鸮、短耳鸮。拍鸟12年,我只见过其中的一半,即6种。 张海华 文/摄

### “小猫”鸱鸮

▲斑头鸱鸮育雏

刚说“鸱鸮”就已让人头大,这“鸱鸮”又是怎么回事? 查《说文解字》,没有“鸱”字,而在鸟部中有“鸱”字,曰“鸟少美长丑为鸱”。后世注家一般都将这“小时候好看,长大了却变丑”的鸟解释为鸱鸮的一种。

斑头鸱鸮,通常在夜间捕食,但有时在白天也比较活跃,而且有的还安家人类居住区附近,因此是本地相对最容易见到的猫头鹰。几年前,在宁波市区的老小区白鹤新村,有只鸟老在夜里叫个不停,鸟友李超循声寻找,最后证实是一只斑头鸱鸮。在奉化城区,则已有多次在老宅中发现斑头鸱鸮雏鸟的报道。

白天,通常是看到这只“小猫”静静地停在树干或电线上,有时睁着圆圆的眼睛,有时半睁半闭。别看小家伙喜欢白日“假寐”,其实警惕得很。有一年春天,我们在横街镇的四明山高山上,发现一只斑头鸱鸮经常出现在某棵大树上,曾守候多次,竟不知何时它飞来,反正在望远镜里见到它时,发现它亮黄色的双眼也正炯炯有神地盯着我们。这种猫头鹰的头顶密布棕褐交错的横斑,没有耸立的“耳朵”(即“耳羽簇”,指鸟类头顶竖立的像耳朵或角的羽毛),因此看上去脑袋特别圆。可每次当我扛着“大炮”企图悄悄接近,它都会悄无声息地忽然飞走。

2012年6月,鸟友“姚北人家”告诉我,在慈溪的一个高山村发现斑头鸱鸮。溪边一株大树的树洞,便是斑头鸱鸮的家。我去拍的时候,发现巢中只有一只雏鸟,长得已经跟成鸟几乎一样大。我不知道其他雏鸟是出窝了呢,还是只剩这一只活了下来。暮色四合的时候,亲鸟便开始忙碌起来。当父母在外捕猎的时候,雏鸟安静地待在树洞里,有时还会从侧面的一个烟囱状的小洞里探出脑袋,若有所思地仰望夜空。亲鸟叼来青蛙、昆虫、壁虎、蜥蜴等喂食,这“菜单”相当丰富。小鸟羽翼渐丰,胆子颇大,当父母在外捕食的时候,它就独自爬出了树洞。在家门口伸伸腿、抖抖翅,一副做好热身运动的样子。次日,听说这个天然鸟巢空了。我知道,亲鸟带着孩子进入了广大的森林,边喂养边教孩子谋生的本领。

在宁波,还有一种鸱鸮分布,即领鸱鸮。它是浙江最小的猫头鹰,体长仅16厘米左右,也就比麻雀(体长14厘米)略大一点而已。这家伙最有意思的地方,是它的后脑勺上进化出了一对假眼,因此,万一有天敌企图从背后偷袭它,一看到有双“眼睛”正盯着自己,恐怕就不敢下手了。

对于这种长得很像斑头鸱鸮的“小猫”,很遗憾我迄今还无缘遇见。不过宁波资深鸟人“古道西风”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中曾生动地描述了他与领鸱鸮邂逅的过程,摘抄如下:

“林子里光线昏暗,一时分不清是斑头鸱鸮还是领鸱鸮。稍微转个角度,可以看到它的利爪下是一只血淋淋的小鸟。我在相机的取景框里盯着它,心里默念:赶紧转头,赶紧转头,让我看看你是谁! 它也盯着我,就是不转头,一副很无辜、很无助的呆萌眼神,好像是生怕我会抢了它的战利品,我俩就这样大眼瞪小眼地对峙着。小猫终于稍稍转了一下头,后脑勺稍稍露出了点异样,哈哈,它暴露了真实身份——领鸱鸮!”